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義第四

北齊王昕為秘書監少與邢劭俱為元羅賓友及守東萊劭舉室就之郡人以劭是邢果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我劭乃免焉

盧文偉魏孝昌中行臺嘗景啓留為行臺郎中及北方

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為鄉里所歸

邢劭字子才後為太常卿攝國子祭酒授特進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為雍睦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

朱瑒為王琳故吏琳鎮壽陽為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業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

代傳骨梗之風歷運推遷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雖濵餘冑沂水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揔方伯之任爾乃輕躬狥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救復徒藴包胥之念終遺萇宏之眚洎王業光啓𨽻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旅臣之歎猶懷客鄉之禮感兹知已忘此捐軀至使身没

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暴
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
可愴焉瑒早蹇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
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
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
葬瑒雖芻賤切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
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
還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

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
陳昔梁公告逝即淝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
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
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
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蒙琳求首並為啓陳主而許之
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恵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
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
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達于鄴

翚榮貴魏末為湘州隊主時楊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
隆盛莊帝誅爾朱榮後愔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
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寛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
之俄而孝莊被幽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寛家
為寛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徳甚相哀
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白澤遣榮貴防禁送都至
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
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讐得自縊於

一緪傳首而去君之恵也禜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宋遊道廣平人魏末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王為葛禜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送反葬後為司徒左長史時文襄疑黄門郎温子昇知元䵻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敝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并集子昇文為三十五卷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

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鄉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不知吾心也

盧叔武范陽涿人少機悟豪率輕俠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較而歲歲常得倍餘武平中為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武與族弟士遂皆以寒餒致斃周将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葬之

劉豐為南汾州刺史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

喪諸子皆為制服三年武平中豐子暐所生喪諸弟並
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龐景平陽人少勵志節以明經郡舉孝廉為房謨所重
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景訟之臺
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
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凌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令引
訣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縊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
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

獨孤永業為齊將周大司馬獨孤信為冢宰宇文獲所誅其子羅寓居山中孤貧無以自給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

後周劉璠在梁為雍州刺史蕭循司馬及璠為達奚武所執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惟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當如此烈士也遂許之城竟獲全璠力也

趙善魏末事爾朱天光天光拒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後為左僕射兼侍中
趙貴武川人少頴悟有節槩初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朱伯厚王叔治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豈可同衆人乎於是從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

貴乃收岳屍還營糾合餘衆奔平凉共圖拒悦貴首議
迎太祖至以貴為大都督領府司馬平悦
達奚武少倜儻好馳射為賀拔岳所知岳征關右引為
別將武遂委心事岳以戰功拜羽林監及岳為侯莫陳
悦所害武與趙貴收岳屍歸平原同翊戴太祖從平悦
李穆為小冢宰兄遠子植謀害晉公護植誅死穆亦坐
除名時植弟基任沂州刺史例合從坐穆頻請護請以
子惇怡等代基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特

免基死

豆盧寧為岐州刺史甍初寧未有子養弟承恩子勣及生子讃親屬皆請讃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為世子世以此稱之

獨孤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為高氏所囚及信為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

韋祐字法寶少好任俠人有急難投之皆保存之魏末

四方雲擾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為貴遊所德後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辛威為上柱國其家門有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
樂運後梁人年十五而家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為人傭保贖免之及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㢘故都官郎中瑯邪王澄美之歎其行事為孝義傳
韋孝寬兄為驃騎大將軍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

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之
張元為獄卒宣帝時斛斯徵為大宗伯上疏極諫指陳
帝失帝不納內史中大夫鄭譯因譖之遂下徵獄元哀
之乃佩刀穿獄墻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終無所言徵遇
赦得免
冠儁篤於仁義朞功之中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同之
王思政為驃騎大將軍河橋之戰被重創悶絕有帳下
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

褁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

裴寛魏末西遷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屬獨孤信鎮雒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堂弟子爽先在雒窘急乃投寛寛開懐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寛曰爽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

姚最為齊王憲府水曹叅軍掌記室事特為憲所禮接

賞賜隆厚宣帝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陪遊積歳恩顧過隆乃錄憲功績為傳送上史局

申徽魏末為元顥東徐州刺史元邃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雒陽故吏賔客並委去惟徽送之及邃得免乃廣集賔友歎徽有古人風

隋蘇威綽子也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綽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

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感以夷人貪利遂標賣田宅

整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

李士謙家富於財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焚契曰債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熟債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

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

郭雋字弘文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高祖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持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

辛大德為信安令煬帝時虞綽為著作左郎坐與楊玄感交往帝怒徙綽未至長安而亡天水大德舍之歲餘

為吏所執坐斬大德誅斬羣盜甚得民情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毎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唐李綱初仕後周為齊王憲叅軍憲之遇害也故人皆散惟綱撫棺號慟哀感路人躬自埋瘗哭拜而去大為

時論所嘉王女孀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每加贍恤
綱之卒也其女披髮號哭如喪考焉
魏徵為秘書監以條定五禮當封一子為縣男請讓孤
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
李德佋隋大業末為離石郡司户書佐太守楊子崇特
禮之及高祖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屍城下德佋赴哭盡
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太宗嘉之因贈子
崇官令德佋為使者往離石禮葬之

張河字道源性清慤能苦節勵行嘗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河恐驚擾主人遂共屍安卧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高祖起義召拜大理卿時何倜與士澄有罪家口籍沒仍以賜河河皆資給衣食一時放去及歷職通顯不營家業所得左右皆放之家無所驅使及卒之日妻子貧乏論者美之後至相州都督
宇文士及為右衛大將軍撫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睦見稱親戚故人貧乏者輒遺之

王隴德馮翊人王藏仁之蒼頭也藏仁父母先没未獲合葬既而從役物故其妻孀居旁無親屬隴德迎致其屍并其父母而葬之因廬其墓次負土成墳每有白雉飛鳴於墳上焉

李大亮為太子右衛率兼工部尚書事兄嫂如父母焉大亮討吐谷渾破之以功賜物九百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分遺親戚仍罄家資收葬五葉宗族之無後者三十餘家送終之禮一時稱盛大亮死親戚孤遺為大亮

所鞠養服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褚亮隋大業中坐與楊玄感事有舊自太常博士左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兆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為玄感所禮降授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横六親不能相救亮與徽同行至隴山徽遇患終亮親加棺歛瘞之路側愴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

蕭瑀為雍州都督初關内産業並先給勲人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子弟惟留廟堂一所以奉蒸嘗

王雄誕者曹州濟陰人杜伏威之起也用其計屢有克獲署為驃騎將軍伏威後率衆渡淮與海陵賊李子通合後子通惡伏威雄武使騎襲之伏威被重瘡墮馬雄誕負之逃於葭蘆中伏威復招集餘黨攻刼郡縣隋將來整又擊破之亡失餘衆其部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決多力負伏威而走雄誕率麾下壯士十餘人衛護隋軍追至雄誕輒還禦之身被數瘡勇氣彌厲竟脫伏威時闞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為大將軍雄誕為小

将軍

李勣本姓徐隋末奉李密為主武徳二年密為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其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於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已功以邀富貴吾所耻也今宜具録州縣名數及軍人户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

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方大嘉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勣黎州總管尋加右武侯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令勣總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改葬詔許之勣服衰絰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邱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及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絶倫若收之於合死之中必大感恩為國家盡

命請以官爵贖之髙祖不許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已訣此肉同歸於土矣仍收養其子

江總為尚書令歐陽詢父紇為陳廣州刺史謀反誅詢獲免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

王義方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為潁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義方為太子校書魏徵張亮皆厚禮之亮誅坐與交通貶儋州安吉丞改授洹

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乃致屍還鄉義方與皎書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徒步而還先之原武葬皓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

杜楚客如晦弟也少隨叔父淹没於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世充殺之并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雒陽平淹當坐死楚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

結恨棄叔一門之内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剄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後為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

趙持滿為涼州都督府長史其舊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族弟也中書令許敬宗誣持滿與無忌及銓等同反驛召至京拷訊終無異詞且曰身可殺詞不可奪竟招為反而結奏之誅於城西

王方翼與涼州長史趙持滿為友持滿為許敬宗所誣

被誅暴屍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方冀歎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骼至仁也絶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屍具禮葬之高宗嘉其義竟捨而不罪後封太原郡公

劉審禮為工部尚書再從同居家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

徐太玄為杭州參軍在任時同僚有張惠犯贓至死太玄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贓惠數既少遂得

減死太玄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及赴選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大歎賞之擢鄭州司功參軍太玄由是知名後官至秘書少監以德行為時所重

李安仁永徽中為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官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泣涕拜辭而去朝野義之

朱敬則為正諫大夫平章事後貶廬州刺史卒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嘗與三從兄

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

唐休璟為特進初得實封時以絹數千疋散分親族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塋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人稱之

狄仁傑孝友絶人為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絶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等豈獨無

愧邪由是相待如初後至納言

王晙為朔方軍節度使時魏元忠為張易之昌宗所搆

左授高要尉晙密狀申明之宋璟時為鳳閣舍人謂晙

曰魏公且全矣子冒威嚴而理坐恐子之狼狽也晙曰

魏公忠而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

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盧藏用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子昂貞固并早卒藏

用厚撫其子為時所稱

張仁興澧陽人先天二年江西按察使上言仁興五代同居

甯嘉最為永和縣丞中宗太子重俊以誅武三思兵敗遇害官府寮吏莫敢近者嘉最解衣裹重俊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而大怒收付制獄貶授興平縣丞睿宗踐祚下制曰甯嘉最能重名節事高欒布向幽塗已往生氣凛然静言忠義追崇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陸南金初為奉禮郎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

嶺表逃歸東都時南金以母喪在家崇道事急假稱弔實造南金言情南金哀而納焉崇道俄為讐人所發詔使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引南金旭遂繩以重法南金弟趙璧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兄死南金固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怪而問其故趙璧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狀上玄宗嘉其友義並特宥之

劉九江單父人開元十四年宋州奏九江三代同居有慈烏巢于庭户鄉里榮之名其鄉曰邕睦鄉里曰同居里

李處恭鎮州鹿泉人與張義貞異姓同居于今三代百餘年

呂元簡青州北海人四代同居所養六畜皆與異母共乳

韓思訥華陰人三代同居

孔璋許州人天寶中陳州刺史李邕贜汚事發罪當死璋上書救邕曰臣聞明主御宇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愛死乎何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茍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

挫其鋒雖身受譎屈姦謀終損即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之賙急積而能散家無私聚令聞坐贓下吏鞠訊待報將寘極刑死在朝夕臣聞生無益于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輮無取獸息禽視雖生何為況賢為國寶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焰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

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曆門逢掖有效矣伏惟陛下寛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黄泉附北郊之迹亦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即以陽和之始難於用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劒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地實焰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不足平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敦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

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為知已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疏奏邕以會赦減死貶為欽州遵化縣尉璋亦配流嶺南而死璋按史無官

裴冕天寶中為京畿採訪使王鉷判官鉷得罪伏法時宰臣李林甫操竊權柄人咸懼之鉷寮佐數百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于近郊冕自是知名

趙驊天寶末為陳留少監安禄山陷陳留驊因脅于賊時有京兆韋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氏陷賊沒入為婢蓋江西觀察韋儇族兄弟也驊哀其寃抑以錢贖之置之别院厚供衣食而驊竟不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驊以家財資給因訪其親屬歸之識者重焉

王思禮天寶末為哥舒翰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兵敗潼關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張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隂記其形

貌嘗使人詧求之無何思禮為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為代州刺史因為將校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進問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恥以舊恩受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及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功也求子頗久竟此

相遇何慰如之即命同榻而坐結為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渉謗言過亦不細今為故人特釋之矣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賚以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為河東節度又奏光晟為代州刺史

裴胄大歷中為江西觀察李栖筠支使代宗以元載隳紊朝綱徴栖筠入朝内制授御史大夫方將大用載怙權栖栖筠居顧問刺舉之職與之不平及栖筠卒胄護

栖筠喪歸雒陽衆論危之胄坦然行心無所顧望

董思寵櫟陽縣人大歷七年京兆府上言思寵五代同居子孫凡八十餘人友愛敦睦鄉里稱之天寶末寇盜剽掠村閭此家獨全年遭水旱此家獨免至於征稅每先於人伏望旌表門閭編諸史册許之

裴何代宗朝宰相遵度之子內外支屬百餘人何所得祿俸必同其費及領外任亦挈而隨之有孤惸病苦不能自恤者何尤周給至今稱其孝睦焉後為吏部尚書

致仕

梁崇義為襄陽節度朱瑱右兵馬使朱瑱被誅朝廷授崇義節度使以代瑱崇義為瑱立祠四時拜享不居瑱廳及正堂視事於東廂下搆一小室而寢上表抗疏哀請收葬優詔許之

殷亮為校書郎朱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于坎中亮後至獨哭於屍側貸所乘之驢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葬祭步歸京師

段秀實為安西節度李嗣業判官諸軍進戰于愁思岡
嗣業為流矢所中卒于陣衆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之
秀實聞嗣業之喪乃遺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卒護嗣
業喪送河内秀實率將吏哭待於境傾私財以奉葬事
元禮多其義奏試光禄少卿依前節度判官
實叅為萬年尉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叅請代
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部將奏叅遽請曰彼以不
及狀謁叅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叅後

至門下侍郎平章事

雍仙澤州人五代共居建中二年表其門閭

于頎字休甫河南人少以吏事聞累授京兆府士曹為尹史翽所知翽出鎮襄陽奏為御史充判官翽為亂軍所殺頎挺出收葬遺骸時人義之

盧邁范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為叔舅崔祐甫所親重貞元中為刑部員外郎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蝗蟲歲饑懇求江南上佐於是授滁州刺史累遷給

事中婚嫁甥姪之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

裴佶建中年為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内諸縣城奉天時嚴郢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雨本曹尉韋重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請代之沒無慽素當時義之

呂温以小吏事兵部尚書崔漢衡貞元三年漢衡為會盟副使吐蕃背盟漢衡為吐蕃所虜將殺之温趍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由是與漢衡俱免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為泗州刺史時魏州饑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也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饋之又使人於汴口求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城妹夫客死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二弟舁屍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後為諫議大夫

盧坦為庫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李錡反有司

請毀錡祖父廟墓垣嘗為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于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叛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户以備洒掃

方良琨睦州人元和五年睦州上言良琨六代同居請表門閭從之

王義為御史中丞裴度步從人元和十年六月癸卯盜殺宰相武元衡時度亦遇盜通化里盜三以劒擊度初斷靴帶次中背纔絶其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

戴氈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刃從度義自後來持賊而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時度墮溝中賊謂度已死遂捨去

梁涉為豐州刺史李奉先元和十年殺從事崔德玄沒其家其妻太府卿蕭會之女也奉先以配涉為妻涉不敢受白奉先曰德玄之罪未明已殺之矣今蕭氏列卿女也非涉賤卒所當者請歸之奉先義涉言乃以車一乘使蕭氏載德玄喪而歸

孟簡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簡少俊拔尚義烈重許與
尤敦舊故早歲交友皆一時知名士後多顯達其或歿
於中年簡憐視其孤極於周恤議者以簡有前輩風
韓愈字退之為吏部侍郎愈性宏通與人交榮悴不易
凡嫁内外及朋友之孤女僅十人
柳公綽為吏部尚書外兄薛宫早卒一女孤綽為配張
毅資送甚於己子
閻鄞虢州玉城人實歷元年刺史陸亘上言鄞五代同

居
盧均為廣州節度使管内多流竄者子孫貧困未歸均
減俸俾營大事者數百家婚嫁孤弱賙惠困窮
柳宗元自朗州司馬移柳州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
州刺史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今為郡蠻方絶域萬
里如何與母偕行吾與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
草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禹錫終易連州
萬晏宣州涇縣人太和六年觀察使沈傳師奏萬晏自

高祖萬顛至萬仲芳五代同居詔表其門閭
陳班宣州溧陽人開成二年觀察使崔鄲奏班五代同
爨請蠲除税賦旌表門閭從之
徐晦由進士第登直言科為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
憑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相送獨晦至藍田與
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
晦曰今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反為累乎晦曰自布衣
沐楊公之知今日不送他日相公為姦邪所譖焉可不

送相公乎徳輿大慙因稱之於人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至官之日白夷簡曰晦不由公門公何所取信而見拔于千萬人中哉答曰君送楊臨賀寧肯負國乎由是名益振

劉鄴父三復為浙西李徳裕掌書記鄴六七歲能賦詩徳裕尤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師學大中初徳裕貶逐鄴無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稱誦高元裕廉察陜虢署為團練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劉

贍高據居要職以故人子薦為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
轉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
鄴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綯當權累有赦
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
之曰故崖州司戶叅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
道明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訏謨有功德裕以偉望宏
才繼登台衮險夷不易勁正無羣禀周勃厚重之姿慕
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于遐荒既迫衰殘竟歸冥

寘其子煁坐貶象州邱山縣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彬州縣尉今已歿於貶所儻德裕猶有親援可期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傷際戟之門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歸於兆京一男又歿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無賜贈官上宏録舊之仁下激狥公之節詔從之

梁謝彦章許州人幼事葛從周為養父從周念其敏慧

教以兵法彦章盡得其訣及壯事太祖為騎將以戰功領河陽節度使及從周卒臨喪行服躬預葬事時人義之

後唐劉贊天成中為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鄰居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緦麻為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辜卹其孀稚人士稱之

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以軍卒事節度使王鎔積功至都校自莊宗為晉王經畧河朔與鎔連衡嘗令習率師

從征鎔為大將王德明所害德明據鎮州時習在德勝行臺德明上書請習歸藩莊宗詔習謂之曰王德明召爾歸藩自為行計習雨泣而進曰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嘗效忠義而德明乃幽濬叛卒趙王知人不盡過意任使果致此反噬臣等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能委身於兇首被其屠割莊宗曰爾等既懐舊君之恩則能復仇乎吾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慟感激良久謝曰王必以故使輔翼之勞雪其冤恥臣不敢期師旅

為助但悉本軍可以誅其逆豎莊宗即令閻寶史建塘
助習興師討徳明乃以習為鎮冀節度留後及徳明誅
將正受鉞習不敢當其任辭曰臣縁故主未葬無嗣息
臣合服斬衰俟臣禮制畢聽命及莊宗兼領鎮州乃割
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
霸王之府不宜分割以示弱但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
取便也乃授天平軍節度鄆齊棣觀察東南面招討等
使

烏震初為鎮州隊長以功漸陞都將與符習從征於河上頗得士心聞張文禮殺王鎔臣欽若等謹案五代史文禮初為主而養子名德明志復主讐雪泣請行兵及鎮陽文禮執其母妻洎兒女十口誘之不迴攻城日急文禮怨之咸割鼻斷腕不絶於膚縱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虞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歷深趙二州刺史

李再豐故鎮帥王鎔之裨校張文禮害王鎔時再豐與別將符習趙仁真在德勝聞鎮州歸梁號哭請兵於莊

宗晢擒文禮及事定用為冀州刺史

張守素為馮贇故吏贇死妻子俱伏法惟小兒三歲守素匿之遇赦獲全

朱漢賓亳州人為右衛上將軍以太子少保致仕東還亳郡見鄉舊親戚淪没者有塋兆未辦則給以棺殯有婚嫁未畢則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義之

淳于晏登州人以明經登第自霍彥威為小校晏寄食於門下彥威嘗因兵敗獨脫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

仗劒從之徒步草莽自是彦威髙其義相得甚歡及歴數鎮皆為從事

李震湖南人鎮州王鎔為張文禮所害鎔次子昭誨當鎔被禍之夕為軍人攜出府第置之地穴十餘日乃髠其髪披以僧衣屬震南還軍士既以昭誨託於震震置之茶褚中既至湖湘乃令依南嶽寺僧習業歲給其費昭誨年長思歸震即賫送而還時鎔故將符習為汴州節度使㑹昭誨來即表其事令赴闕明宗賜衣一襲令

脫僧服頃之特授朝議大夫檢校考功郎中司農少卿賜金紫符習因以女妻之

紀生者為右丞史圭食客圭長興中出為貝州刺史罷免歸常山會清泰末常山有秘瓊之亂史圭家財一夕盡焉生白刃中負圭以行獲免其害

晉李周年十六為内兵捕賊將以任俠自負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於太原攜妻子囊槖寓於逆旅進退無所保惟與

所親相對流涕周惘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聞其聲夜於林麓間俟之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為誰邪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即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於家

趙王幽薊人滄帥劉守文以其弟守光囚父于幽州乃舉兵以伐之尋為守光所敗滄之吏民共立守文之子延祚為帥以節度判官呂袞為謀主以拒守光及守光攻陷滄州究被擒族之袞子琦時年十五為吏追攝將

就戮焉玉久游于冢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紿監者曰此子其之同氣也幸無濫焉監者信之即列之俱去行未數舍琦困于徒步以足病告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其禍

李自綸鎮州下博人天福二年本州奏自綸五世義居

曹顒鎮州元氏縣人七世義居鄉黨稱其和義

麴温頴州汝陰縣人六世同居親屬一百六十口和孝稱於鄉里

李罕通冀州阜縣人五世義居

趙奉為太子太保奉性豁達輕財重義凡親友以窮厄

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此多之

周馮道初為太原掌書記有大校遺之細口者不得已

而留焉乃寘於他室竟訪其主以還之及為翰林學士

丁父憂持服於景城遇歲儉分得俸餘悉散賑鄉里道

之所居惟蓬茨而已凡庶牧饋遺斗粟疋帛無所受焉

裴羽後唐明宗朝在郎署與右常侍陸崇使于閩風飄

不便悮適兩浙時樞密使安重誨怒絶錢氏朝貢越人以兵守二使於館崇頻有不遜之語幾欲害之經歲崇以疾殁羽得歸朝又不許將崇靈柩汎海羽謂錢鏐曰崇奉君命不獲生還安得以海上之俗忌不令歸葬則寄死之所豈無仁人哉由是鏐厚加待遇因託附羽表而復命闕庭羽以錢氏之表達重誨厲色而問曰表有何言羽曰遠方賔封不委其事及發函乃引咎伏辠之詞也明宗甚悦復通朝貢羽護崇之柩及資金毫末無

缺悉付其家士人稱之後至左散騎常侍
徐台符先與漢故太子太傅李崧為執友乾祐中崧為
部曲葛延遇李澄等誣告族滅廣順中台符為兵部侍
郎白於宰府請誅延遇等宰相馮道以延遇等已經赦
宥未之許也時王峻執政聞台符之言深加歎服因奏
於太祖遂誅延遇等時人義之
李穀河南人為宰相以其所居地置蘭若餘立垣屋凡
族人可任官者皆致於祿仕不可任官者分田以居之

令督農桑俾其經久以是宗族皆得其所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高潔 棄官

高潔

夫脩身立操不以窮改節砥名厲號不以利傷行皭然高舉毅然有守義不苟取志不易常盋夫潔廉之士篤尚清白者嘗從事於斯矣故曰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

所不取雖有饑寒之憂猶無滋垢之污故志愈高而行愈潔身益困而名益彰俾貪者勵其廉偶懦夫有所立志斯誠至士守道者之所趨也若乃不受其問遺靡干于鄉邑非其粟而不饗非其衣而不服介然自脩終焉彌固克尚貞潔匪為華行亦何代無其人哉

伯夷叔齊處於孤竹孤竹國在遼西殷諸侯也伯夷叔齊其二子也周之將興也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也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没

矣沒終也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共頭山名也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且私孟諸相猶使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以為私邑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焉時四時也祈求也其

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也（僻邪也）而遽為之正與治（遽疾也）上謀而行貨阻兵而葆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依也葆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揚武王滅殷之夢以喜衆民）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亂以易亂暴以易暴也（紹續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汙也）不

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山而餓死

爰旍（旍一作族）目東方之士也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見之下壺飧以與之爰旍目三餔而能視仰而問焉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邱也爰旍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

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也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

漢田仁魯相田叔之少子叔卒魯以百金祠之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

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産業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禮畢行喪終服也衣冠慕之

後漢魯恭為司徒初恭父為武陵太守卒時恭年十二郡中賻贈一無所受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大學習

魯詩閉戶講誦絶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問遺也

姜詩事母孝赤眉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後為江陽令卒

桓典字公雅大尉焉之孫少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仕至光祿勲卒

李恂罷武威太守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

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

吉茂脩行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

公沙穆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為主事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

受鄉里施惠後補蒙令棄官去卒

閔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一云仲叔曰我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

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表閎字夏甫父賀為彭城相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

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喪父居無儋石而不受贈
遺後終河間相
孫㬠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倦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
固不受惠於人也
孫堪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
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後仕至侍中
桓礪避地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賑給穀食衣服所乏

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受當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吹風落兩實以繩繫着樹枝每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

魏管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賻贈悉辭不受漢末避地遼東中國少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

終焉黄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公孫度康恭前後所資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初太尉華歆遜位讓寧不起後即拜太中大夫卒

焦先河東人嘗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雖有警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

氾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

吴劉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父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

晉王戎父渾為凉州刺史渾卒凉州故吏贈賻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後終於司徒

劉寔為大司農以子夏罪免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

候之寔難逆其意輙共啖而反其餘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通博
性不虛諾閉門脩巳不交當世毎至吉凶親表贈遺一
無所受後太守陳楚迫爲郡功曹
吳隱之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
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終光禄大夫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少立操尚隱居教授家貧躬
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

麥𡙇遂棄之故舊有致遺者皆不受

王舒字處明少為從兄敦所知及敦為青州舒往依焉

時敦被徵為秘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雒陽委棄公

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眄益

為敦所賞位至安南將軍監浙東五郡軍事

南齊庾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

辟為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

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

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梁阮孝緒陳留尉氏人義師圍京城家貧無所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之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又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姊也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始願故不受也

陳馬樞隱於茅山後鄱陽王卑辭厚意數邀之待以師友門人勸之出仍居竹林中每王公饋餉辭不獲已者

率十分受一

後魏胡叟不治產業乘一牸牛敝韋袴褶而已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

北齊馮偉節聰敏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時舉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惟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竟以壽

終

宋遊道父季預為渤海太守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

後周韋敻高尚不仕武帝嘗與敻夜宴大賜之繒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敻惟取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

隋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以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卹輙辭不受每閑居從容

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

唐郝處俊父為滁州刺史處俊年十餘歲其父卒於滁州父之故吏賻送甚厚滿千餘疋悉辭不受

盧伯瑗一名浩然善書畫屬文不婚娶寡慾隱於嵩高有終焉之志玄宗使通事舍人禮徵稱疾不就所賜束帛亦辭不受

梁鄭雲叟隱居於華山與梁朝近臣李振善振欲祿之

拒而不諾及振南遷千里省之識者髙焉華州連帥劉

遂凝嘗以貨貝遺之一無留者

棄官

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蓋士君子進退之宜

也若夫器用宏博志操貞峻言不茍合動惟秉義居然

公輔之量宜為王者之師而屈膝下僚折腰吏職適遭

權勢之所迫不為公府之見禮旁睨同列殊非我類可

利於國莫能自專由是欝抑不伸慨然興歎或以罪自

劾或稱疾而往投板懸綬比諸浮雲者何可勝道哉其或亂離斯瘼玉石將焚履不測之危避無妄之禍掛冠季世免陷匪人明哲保身於是乎在至有天資孝謹篤於養親脫略公卿不交士類遺榮避世高蹈長鶩斯亦各行其志也已然而泰寧之世貧賤為耻其或獨善其身守一介之分索居偏志違通人之旨斯亦有識之致譏也

漢陸賈惠帝時為大中大夫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賈

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好畤即今雍州好畤縣

枚乘字叔淮陰人景帝時召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遊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

汲黯為滎陽令耻之稱病歸田里

貢禹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梅福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

文學補南昌尉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

龔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一為丞勝輙至官乃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

後漢劉茂為沮陽令會王莽簒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

譙玄巴郡閬中人也平帝時為中散大夫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

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

李業廣漢梓潼人也平帝元始中舉明經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

載遵汝南慎陽人也平帝時為御史王莽簒位稱病歸鄉里

江革明帝永平初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

王充上虞人明帝時仕郡為功曹以數諫諍不合去刺

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

樂恢辟司空牟融府會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倫

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

王良為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

良遂上病篤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後為大司徒司直

以病歸

崔篆為建新大尹行縣治獄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史

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

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益所顧也遂稱病去

張霸為會稽太守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益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

郎宗善風角為吳令占知京師當有大火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

縣夜置印綬於縣庭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宗慈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
孔昱為雒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檀敷為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産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於家一云敷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
崔駰辟大將軍竇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周磐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

橋玄補雒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

唐羌為臨武長諫南海獻龍眼茘支和帝從之章報羌即棄官還家不應徵召著唐子三十餘篇

李固自議郎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白水關令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交人事

楊章為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章耻與接事託疾牧豕

童翊為須昌長聞將舉兄喪棄官

孫堪嘗為縣令（臣欽若等曰史失縣名）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

巴肅察孝廉歷慎令貝邱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

楊仁為什邡令行兄喪去官

延篤為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趙岐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耻疾宦官即日西歸

馬融字季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忤大將軍梁冀免官後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

吳祐為大將軍梁冀長史冀誣奏太尉李固祐爭之不聽遂出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

荀爽字慈明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

而稱之曰可為人師桓帝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
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奏聞即棄官去
何休少府豹之子也雅有心思研精六經以列卿子詔
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刺史周景辟别駕從事以
諫争不合投傳而去投棄也傳謂符也
樂巳字伯文㤭之子為郎中非其好也去官
范滂為光禄勲主事時陳蕃為光禄勲滂執公儀詣蕃

蕃不止之滂懐恨投板棄官而去後復為太尉黄瓊所辟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楊倫陳留人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

皇甫規對策梁冀忿其剌已以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范冉（冉或作冄）桓帝時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

應奉為司隸校尉及黨事起乃慨然以疾自退

趙咨靈帝初為博士會陳蕃竇武為宦者所誅咨乃謝疾去

陳實為太邱長太邱縣屬沛國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

孔融辟司徒楊賜府時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後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疾歸家

荀淑為朗陵侯相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
劉焉魯恭王後也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
城山精學教授
田豐辟大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時閹官擅朝英賢被
害豐乃棄官歸
臧洪舉孝廉為郎選為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
陳重豫章人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拜尚書郎義代同
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為細陽令

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

杜安為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強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

鄭泰字公業靈帝末大將軍何進以泰為尚書侍郎遷侍御史為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

荀彧舉孝廉再遷亢父令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

邊讓署大將軍何進府令史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

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獻帝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

袁忠為沛相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

金柔舉孝廉補尚書右丞董卓之亂棄官而歸

魏陶謙漢末為舒令與郡守張磐有隙磐每欲搆之而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羸錢五百欲以贓之謙委官而去

杜畿漢末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棄官客荆州

建安中乃還

鍾繇漢末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

趙昱漢末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耻委官還家

杜恕為趙相以疾去官一云恕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塹之固小大家焉明帝晏駕時人多為恕言者

趙儼領章陵太守歲餘遷河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

吳劉繇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

遂棄官去

甘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掾補蜀郡

丞頃之棄官歸家

范平為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

晉易雄舉孝廉為州主簿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

綱遂謝職還家

阮嗣宗辟大尉蔣濟府謝病歸

褚翜為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冏擅權成都河間阻兵
于外翜知内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
范粲為武威太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冦戎粲以重
鎮輙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涫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
郎後遭母憂以至孝稱
孔坦為尚書郎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
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
歸會稽

王羲之少與王述相輕及述顯達羲之為會稽內史述後簡察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

李豐字宣國舉孝廉拜蒲坂令以病去官

氾騰燉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

陶侃為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

楊方為司徒王導叅軍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以

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阮裕成帝咸和初為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官還家後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

桓玄大司馬溫之子孝武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欝欝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

沈警字世明謝安命為參軍警內足於財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

謝沖晉末為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

宋謝靈運為永嘉太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遊在郡未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

陶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有高節為時所重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更請種粳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

遣督郵至縣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

張茂度為義興太守解職還家

阮長之為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

南齊到撝為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去官

樂頤有孝行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

卞彬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憤

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劉緺字言明好學通三禮武帝大同中為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

蕭眎素自中書侍郎求為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掛衣冠而去

陳韋載為輕車將軍太子右衛率文帝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

屏絶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里門者幾十載大
建中卒于家

徐孝克天嘉中除郯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

章華字仲宗家世業農華獨好學善屬文宣帝大建中
高宗使吏部侍郎蕭引喻廣州刺史馬靖令入子為質
引奏華與俱行使還而帝晏駕後主即位朝臣以華素
非閥閲競排詆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辭以疾
而去鬱鬱不得志

後魏李曾趙郡人也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

北齊李公緒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為冀州司馬以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

後周薛端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為參軍賜爵平陰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里

隋劉炫河間人納言楊達舉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

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

唐竇軌隋末為資陽郡東曹掾以廉謹聞後去官歸于家

竇威沈深有器局博覽羣言隋煬帝時以其皇后姊壻徵為考功郎數侍宴遊非其所好又見隋政日亂稱病去官

杜如晦隋末為滏陽縣尉非其好也後乃棄官歸于鄉里

于志寧隋末為冠氏縣長時山東羣盜起棄官歸于鄉里

王績絳州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歸鄉里

李淳風父播為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黄冠子

郝處俊為著作佐郎再轉滕王友耻為王官遂棄官歸耕

高智周為蘭臺大夫高宗總章中請假歸葬其父母因謂曰知進而不知退患之道也迺稱疾去職

武攸緒為右千牛衛將軍登封年扈從封岳便棄位隱居于嵩山陽

劉幽求則天聖歷中應制舉拜閬中尉刺史不禮乃棄官而歸

高子貢和州歷陽人學通五經及史記漢書以明經擢第歷祕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棄官而

歸

孫處玄為左拾遺中宗神龍初功臣桓彥範等用事處

玄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終不用其言乃去官

白履中陳留浚儀人也睿宗景雲中為校書郎尋棄官

而歸

韋況代宗大歷中隱居于嵩山守志樂道不屑于榮利

孔述睿深器之及述睿徵拜諫議大夫薦況為右拾遺

不起未幾又以起居郎追赴闕廷半歲棄官東歸徙家

于龍門別墅

楊憑德宗貞元中累佐使府徵為監察御史不樂簡束遂求免官

李鄘為馬燧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雒中

武元衡為華原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伐功者多撓吏理元衡苦之乃移病去為沈浮讌詠之遊

王正雅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監軍中人怙權正雅不能堪遂謝病免

李渤為庫部員外郎以章疏切直大忤於時謝病東歸

後唐嚴譯為亳州譙縣令母病篤陳假告即時去之歸德軍節度使奏擅去任大理言嚴譯母疾篤有虧奏辭所屬律文不載詔律既無條釋放

李保殷為大理卿未滿秩屢為人所制保殷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卒于雒陽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